



THE LOST HEAD 失落的头颅

无意归〇著

黑暗之中，有什么东西在你头顶不停地翻滚？是死神在耐心觅食，还是冤屈的鬼魂在发泄愤怒？当无意之间踏入头顶的那片禁地，打开那扇锈迹斑斑的门，铺天盖地的黑暗与血腥便汹涌而出。你可以听到死神“桀桀”的怪笑声，以及从心底涌出的撕心裂肺的叫喊……



华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失落的头颅 / 无意归著. —北京: 华文出版社, 2010.11

ISBN 978-7-5075-3364-4

I. ①失… II. ①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09874 号

书 名: 失落的头颅

标准书号: 978-7-5075-3364-4

作 者: 无意归

责任编辑: 方明亮

出版发行: 华文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宣武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2 号楼

邮政编码: 100055

网 址: <http://www.hwcb.com.cn>

电子信箱: hwcb@263.net

电 话: 总编室 010-58336255 发行部 010-58336270

编辑部 010-58336278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印刷: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700mm × 1000mm 1/16 开本 18 印张 182 千字

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6.80 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

目 录

第一章	迷案 / 001
第二章	疯语 / 011
第三章	请鬼 / 021
第四章	血雾 / 037
第五章	斩首 / 049
第六章	合照 / 061
第七章	骨灰 / 075
第八章	凶音 / 089
第九章	鬼饭 / 105
第十章	死人 / 117

第十一章 袭警 / 133

第十二章 人头 / 149

第十三章 脑浆 / 163

第十四章 解析 / 181

第十五章 银钗 / 197

第十六章 爱恨 / 209

第十七章 遇鬼 / 221

第十八章 乡村 / 233

第十九章 眼球 / 255

第二十章 落网 / 267



刚迈了一步，眼睛被一道细微的光芒耀了一下。他的心被提了起来，战战兢兢地朝地下看去。目光掠过地面，随即被右手之中的晶莹之物摄取住了。他如同中了魔咒一般，慢慢地将晶莹之物举至眼前。那是一根银钗！

夜。深沉的夜。深沉得几乎将所有世间万物都吸纳进去了，禁锢在一个名叫“睡眠”的黑匣子里。除了夜的梦呓，或是风的叹息，你听不到一丝的声响。

然而西央大学的7宿414宿舍里，孤身仰躺在床上的李极，却听到了……头顶上放肆的声音。声音偶尔幽微，像一根针扎入人的脑袋；偶尔轰鸣，像一把锤击向人的额顶。李极失眠了。

这是他在西央大学里度过的第一个暑假。他那远在千里之外小山村的家，此刻恐怕早就万籁寂静，人人沉睡。而他只身在遥远的西央市，与乡亲们的酣眠隔着千万里的距离。因为家中的贫穷，注定他无法像其他同学一样，快乐无忧地享受着长长的假期。他只能留在学校，榨尽每一寸的光阴，拼命地打工，为下一学年的学费挣扎着。

他有着乡村孩子朴实吃苦的个性，亦有着农家子弟深掩的自卑。于是他无法选择花言巧语的销售工作，而成了建材城里的一名搬运工。

他现在住的，是西央大学的本部。所有西央大学大一的新生，都要在离本部十公里之遥的校区上课、生活，只有等到大二正式开学之后，才可以搬到本部。本部靠近李极工作的建材城。为了节省早上宝贵的睡眠时间，他便提前搬到本部来，住在师兄黄思骏的宿舍里。

黄思骏是系学生会的组织部部长。在一次迎接新生的活动中，他注意到了坐在角落里沉默不语的李极。出于一

种老生对新生的关照心理，他便与李极坐在一起，聊了起来。或许是一种缘分，性格活泼的黄思骏竟然与沉默寡言的李极搭上话，他也由此成为李极在西央大学里屈指可数的朋友之一。

李极在建材城的工作是白天帮助买家送货到家，将所有的建材材料搬运上楼；晚上则帮商家拉货、卸货。最近建材城生意好，李极忙得团团转。晚上为商家装卸一大批货，忙到近凌晨一点才回来，累得全身的每一寸骨头都快散了，只想倒头就睡。然而当疲惫至极的身体依靠上柔软的被褥时，头顶上的嘈杂声却响个不停，使得李极神经无端地清醒起来，睡意全无。

第二天一早还得早起，去建材市场送一批货，所以眼下必须尽快睡着，以便养精蓄锐。李极烦躁地翻了个身，极力不去注意头顶的嘈杂。可那声音在沉寂的黑夜里如此清晰，就像一个调皮的小鬼，在黑暗之中对着你的耳朵，做着各种口技表演。

“514 的同学究竟在搞什么鬼，大半夜拖桌子、搬柜子的？”在沉重的肉体疲倦折磨之下，李极失去了素有的耐性。

“思骏，思骏……”他叫了两声，想让师兄上楼去交涉下，未见应答，才想起黄思骏晚上跟同学通宵上网去了。

李极恼怒地将被子罩上脑袋。然而薄薄的被衾根本阻隔不了声波的传递。514 的同学仿佛知道他的举动，戏谑般地将桌子、椅子拖动得更厉害，强烈地折磨着李极的耳膜。

虽然不擅与人打交道，更不愿为扰民之事而去投诉他人，但李极实在忍受不了肉体的极度渴睡与神经的特别清醒的纠结，于是掀开被子，趿着拖鞋，打开了门，朝 5 楼走去。

空荡荡的楼道，两侧的门紧闭如蚌，唯有顶上数盏昏黄的电灯，将人的影子拉长了又缩短，诡谲地玩弄着。李极踢踏的脚步声在楼道里轻飘飘地荡漾着，像一只只饥饿的鬼魂，从地板上浮了上去，撞到天花板，又幽幽地沉了下去，余下一道道苍白而又凌厉的目光，在楼道墙壁四周闪耀。

李极突然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。他仿佛置身于一个荒凉长街，夕阳如血，寒风凛冽，劲吹着两侧店铺的招牌、旗幡，簌簌发响。长风斜起，穿透

了他的骨头，亦将他的视线牵到街道尽头。那里，有着镇上唯一一家大门敞开的店铺。店铺里，密密麻麻地摆放着无数的棺材。整个街道的人，都在那里，或安静、或扭曲地躺着。那是他的归宿。

李极全身一震，小镇的景象全都消失。他依旧是站在楼道里。然而空气中似乎藏有一个催眠大师，对着他极度渴睡的大脑轻声念咒，将他重新带入迷离的梦境里。他看见一缕黑雾从宿舍楼道里徐徐升起。黑雾过处，仿佛蝗虫过境，整栋宿舍的水泥、钢筋全都被吞噬得一干二净，只余脚下站立的方寸地板，勉强有水泥梁支撑着。李极张皇地四望。周围的世界，变得透明。他可以清晰地看到每一个宿舍里，每一个床位上，一个个躺着沉睡的同学，静静地飘浮于虚无的空中，身上蒙着床单，像极了太平间里被冷冻住的死尸。

忽然一阵“刺啦”的电路短路声响，楼道里的灯光闪灭了一下，使得李极从梦魇般的状态中脱离出来。他怔怔地看着眼前的一切。楼道还是楼道，墙壁还是墙壁。从门缝里，漏出熟睡同学的鼾声。他站在西央大学7宿的5楼楼道里。空间没有消失，时间却被扭曲。他忽然分不清，何是现实，何是梦幻。亦或，刚才的景象，是一时的幻觉，还是内心深处的真实记忆？

他的脑袋突然疼痛了起来，像是里边有一条沉睡的八爪章鱼醒了过来，喷出了一口浓浓的墨汁，并伸出了庞杂的触手，将所有可能侵入的敌人驱逐乃至消灭掉。他扶着墙，大口大口地喘息着。良久，他平静下呼吸，抬起了头。

他不知不觉竟已来到514宿舍的门口。绿色的宿舍门牌号，被漫漶的时光浸染，变得斑驳。514，一个非常不吉祥的数字——“吾要死。”李极看着门牌，一丝丝的寒气从脊梁深处渗了开来。

一股凉风突然袭来，从楼道开启的窗户中灌了进来，被四周的墙与禁闭的门封住了扩散的身形，于是只能像一个抓狂的老太婆，在长长的、寂寥的走道四处乱窜，用手中的拐杖将所有能够触及的东西敲得“噼里啪啦”直响。

风卷起李极单薄T恤的角，露出了衣服遮掩之下的苍白皮肤与皮肤上面

的细小疙瘩。

李极打了个冷战，在八月的夜晚中。他想起了被窝的温暖，也想起了自己上楼的目的。他举起手指，往裹着污迹及黏腻的门板上敲了下去。

“咚咚咚”的敲门声，被浓重的黑夜包裹住，显得沉闷、晦涩，像是垂死之人无力的咳嗽声。

屋内没有任何反应。李极焦躁起来。他贴耳靠近房门。里面悄寂一片，却又似夹杂着某种奇异的声音，像是……有人在捂嘴偷笑。指缝间漏出的笑声，隔着扇门，一点一点地灌入李极的耳中，极远又极近，生出丝丝缕缕的苍凉与尖锐。

李极莫名地一阵心慌。他加重了手底的力度。

门“吱呀”一声地开了，一颗毛茸茸的脑袋探了出来，将李极惊得差点跳了起来。

开门的，并非 514，而是隔壁的 513。被吵醒的男生睁着惺忪睡眼，恼怒地盯着他：“半夜三更的你敲什么门？”

李极定了定神，道：“不好意思，我是楼下 414 的。你认识 514 的同学吗？半夜三更的，不知道他为什么老在宿舍里搬东西，桌子呀，椅子呀移过来又移过去，吵得我睡不着。敲门又没人应，你说这算怎么个回事呀？”

男生的脸色急剧地变白了，嘎声道：“你说 514 里有声音？那……那是个空屋子！”说完，如见鬼般地将脑袋飞快地缩进了宿舍，紧接着是“砰”的关门声，还有飞奔上床的响声。

李极如五雷轰顶，中邪一般地盯着 514 的门牌，全身颤抖得像秋风里的寒蝉。

他竟然忘记了半年多前发生在西央大学里那一桩轰动全市的凶杀案！

那是一个诡异得令人整个心脏为之收缩的故事：

如果不是发生那一桩惨案，人文系大二的路旷将会把他“好孩子”、“乖学生”的形象一直延续到大学毕业。至于瘦弱、秀气乃至带着点怯懦的他，为何会当着全校师生的面，做出那等惨绝人寰的举动，至今无人能给出个答案。或许如风传的那般：“中邪了”！据学校 BBS 上流传的他舍友的描

述，他在血案发生的一个星期前，就隐隐表现出疯态，时常一个人坐在宿舍里，握紧拳头，咬牙切齿。甚至有舍友半夜醒来，见到他坐在窗前，对着窗外喃喃诉说着什么，同时手在脖颈间划来划去，间或发出一两声怪叫，或是哭泣之声。他整个人，如撞邪一般。舍友强忍住极度的惊吓，起身走到他背后，轻轻叫了他一声。路旷却置若罔闻。同学壮起胆子，拍了一下他肩膀。在同学的手触及路旷身体的瞬间，他的脑袋猛地垂了下去，就像被人折断了脖子一般。同学惊得一声惨叫。路旷缓缓地转过头，眼珠转动了一下，露出森森白牙，朝他诡谲一笑，慢慢说道：“你的脑袋断了！”说完，如僵尸般地探出双手，朝同学脖颈掐去。同学慌忙跳至一旁，身子颤抖了起来。路旷亦不追赶，而是从桌子上小心翼翼捧起一个饭盆，如同捧着个脑袋一般，保持着全身僵硬的姿势，慢慢地走到自己的床头，将饭盆放于枕侧，紧接着一头栽下，不复有声响。余下满屋被惊醒的同学面面相觑。

及至案发前的第三天，路旷的“病情”更加严重了。他整日地将自己关在宿舍里，将宿舍翻了个底朝天，同时嘴里念念有词。舍友曾竭力想分辨清他嘴里念的究竟是什么，却终未有结果。有人听得像“踩死”，有人听得像“找死”，还有的人听得像日本女人的名字“猜子”。舍友被他的举动搞得几乎抓狂，因为所有的床铺、桌子、椅子全都被他移得乱了位，每一个角落里的灰尘，全都被他搅了出来。整个宿舍里，到处都是乱扔的书籍、衣服，以及各式垃圾。可如有舍友表示一声不满，或者是阻碍了路旷翻找的行为，他便像一只受伤的野兽般，双目圆睁，眼睛里布满血丝，紧盯着对方，同时握紧拳头，嘴里“嗷嗷”乱叫，直至将舍友惊退。

到了第四天中午，也就是案发那天，路旷终于恢复了正常。他换了一套新净的衣服，走出宿舍，来到教学楼前，静默地站着。站了大约一个时辰，当学校体育系大四的学生林为梁从教学楼走出来时，路旷积蓄的所有疯狂全部发作。他狼一般地嚎叫了一声，豹子一般地扑向林为梁，将尖锐的指甲狠狠地戳向林为梁的眼睛。林为梁被突如其来的袭击惊得魂飞魄散，彻骨的疼痛与恐惧令他哭天号地，满地乱滚。路旷十指交叉，对着天空喃喃诉说了约一分钟，最后一声长啸。其声如鬼哭，如狼嚎，压过了身受酷刑的林为梁的

哭号。他走到林为梁身边，朝他的下体处狠狠地踩了下去……直到林为梁身体不由自主地抽搐不止了，他才收住了脚，缓缓地朝宿舍走去。

整个过程持续了约有三分钟。围观的同学直到此刻才从噩梦中惊醒，或奔走，或尖叫，或呕吐，或昏厥，乱作一团。少数几个神经强韧的同学掏出手机，报了警。

待警察伙同学校保安冲进路旷宿舍时，眼前的一幕令他们全都骇住了：只见路旷端坐在窗户边的桌子前，映着镜子，手持一把不知哪里来的银钗，往脸皮上用力戳去。而他似乎浑然不觉得疼，嘴里轻轻哼着一首古怪的曲子，聚精会神地看着镜中的自己和滴血的钗子。时光仿佛凝滞了，所有的人都定在原处。风一样的叹息从他的嘴中吐出，连缀成几个字眼：“恨你有眼无珠，有眼无珠……”说完，手中的银钗猛地往自己的眼中扎去。如注的血从眼窝中冒出，在他的脸上牵引出了两行深深的血泪。他仰天长笑了起来，笑得如泣如诉，充满凄凉，充满悔恨。忽地，他站了起来，右手紧紧地握着银钗，睁着盲眼，跌跌撞撞却又坚定地朝着门口走去。

停驻于门口的警察与围观的学生全都惊骇住了，半晌动身不得。直到路旷如鬼魅般的脸逼近他们的眼前，才有人尖叫起来，紧接着是一片狼奔豕突。混乱之中，一个年轻的警察受不了心头的强烈恐惧，慌乱地扣动手中紧握的枪。子弹将路旷大半个脑袋全都崩掉了。乳白色、温热的脑浆如同盛开的礼花，喷涌了开来，溅了开枪的警察满脸满身，亦飘飘撒在尚未走尽的人群之中，引发了一阵高亢的惊呼及呕吐声。路旷的身体被强力震得后仰了开去。只余一半的脸上，犹然挂着一个滴血的“悔”字。

路旷的宿舍正是7宿514！

李极感觉有一条冰冷的小蛇从他的裤管中钻入，一路穿行，直抵心口，兀地啞下，心脏猛地收缩了一下，全身血液开始凝固。

作为西央大学的学生，他当然晓得这个血案。然而本部与校区的十公里距离，使得血腥的气息暗淡了许多，以至于他对血案并未那么刻骨铭心。他知道血案发生在师兄黄思骏宿舍的楼上，也知道自血案发生之后，学校便将514宿舍给封锁了，但在搬来入住之时，他却将它给忽略掉。

可如今，他却于半夜三更之际站立在它的门口，真切地听到从这个布满血腥、诡异而又黑暗的空屋中传来的声响！他想逃走，然而却有一双看不见的手，自水泥地板上伸起，将他的脚紧紧攥住。另有一双长长的手勾住他的脑袋，勒令他低下了腰，将身躯倚在门上，扒着锁孔，朝屋里窥视。

屋里漆黑一片。

他的心里突然冒出一个荒唐的想法：若是有人亦在门后窥视，那么此刻自己看到的，岂不是该人漆黑的眼瞳？

他原应心惊肉跳、尖叫或跳脚，然而肌肉却不受控制般地牵动嘴角，咧开了一个笑容。

很熟悉的感觉。似乎多年前曾经在哪里经历过。

一缕飘飘忽忽的歌声从锁孔间溢出，渐渐飘散开来，充斥于整个楼道间。那是一首西北地区流行的民间小调：“牛郎织女隔云河，阿妹想着阿哥哥。鸳鸯戏水多亲热，阿妹恋着好阿哥。哎呀呀，阿妹等着阿哥来，为我披上红盖头，为我插上凤头钗。长长的凤头钗，穿住哥妹两颗心，永呀永不分离。哎呀呀，阿哥你千万不要薄情把妹负，那时凤钗将变蝮蛇毒，烂了妹幸福，穿透哥眼珠，一起在那黄泉途，做对冤家相怨诉。”

李极跟着轻轻地哼唱了起来。待唱到“长长的凤头钗”，他的心无端地被刺了一下，整个人顿时清醒了起来。所有的声音消失了，包括 514 里传出的歌声。

“刚才 514 里是谁在唱这首曲子，为什么我也会唱？”他惊慌了起来，拼命地向记忆的河流深处溯洄搜查，却总有一股巨大的激流，将他冲了回来。他能够清楚地感觉到，在记忆的河流尽头，是一个无边的黑洞。黑洞里，一根长长的钉子将记忆钉在了坚硬的颅骨之上。如要将这段记忆翻起，必须穿过那道汹涌的河流，将长钉拔起。可是长钉一旦拔出，那些翻滚的血液与脑浆，就会喷涌出来，淹没他的生命。

李极后退了两步。有鬼！一定是有鬼！是路旷的鬼魂在唱歌、在作怪，并强占了我的身体跟他一起唱！

“他要我唱这首歌是什么意思呢？让我做他的替死鬼吗？”李极恍惚了起

来。他仿佛看到，横亘于他面前的514门扇消失了。屋里，路旷仰起被枪崩开、只剩半张的脸，朝他笑着，冷冷地笑，得意地笑，丧心病狂地笑，支离破碎地笑。笑声越来越大，将李极的脑浆震得都沸腾了起来。

李极捧着脑袋，跌跌撞撞地下了楼。他不敢回头。他知道，路旷正站在514门口，站在楼道的中央，站在他的身后，对着他的仓皇落逃大笑着。楼道里阴冷的风，正是他吹出的口气。

李极进了414。同样不吉利的一个数字。死！要死！

他跳上了床，用被单蒙上头，瑟瑟发抖。隔着被单，他可以感觉得到，路旷正像一只壁虎一般，趴在他头顶的天花板上，继续望着他笑。腥臭的鲜血顺着他的笑纹滴落下来。一滴，两滴，三滴……滴落在他的被单上，渗透了进来，落在他的脸上，渗入他的嘴中。

他觉得透不过气来，难于呼吸，就像被甩在沙滩上的鱼儿一般，拼命地扭动着身体挣扎。突然间，一阵缥缈的歌声从半空中悠悠传来，“牛郎织女隔云河，阿妹想着阿哥哥……”路旷就像听到召唤一般，缓缓地仰起头，顺着墙壁爬走了。

世界安宁了，李极也陷入迟来已久的睡眠中。

夜，就像卧伏中的一只狼，貌似毫无威胁，实则时刻准备出击，给你致命的一咬。

“牛郎织女隔云河，阿妹想着阿哥哥……”迷迷糊糊间，李极又听到了这一曲子。沉重的眼皮极力地想遮住歌声的引诱，无奈歌声如被吹涨起来的气球，越来越大。李极可以感觉到气球即将在眼前爆炸的那一刻疼痛。他被迫睁开了眼睛，灵智深处的眼睛。

这是哪儿？床、桌子东倒西歪，地上满是凌乱的书籍、衣服，所有的物什上都蒙着一层灰……这不是414。那我怎么会来到这里呢？李极惊恐地转动了下身子。墙壁上一片浓烈的红白斑点跃入他的眼中。他一下子明白了这是哪儿。514！他的大脑“轰”地一下炸开了。“谁在睡梦之中将我带到这里？”

强烈的不安与恐惧攥住了他的心。他只想快快逃离这片不祥之地，刚迈

了一步，眼睛便被一道细微的光芒耀了一下。他的心被提了起来，战战兢兢地朝地下看去。目光掠过地面，随即被右手之中的一晶莹之物摄取住了。他如同中了魔咒一般，慢慢地将晶莹之物举至眼前。那是一根银钗！

路旷临死前在宿舍里翻箱倒柜寻找的，不是“踩死”，不是“找死”，也不是“猜子”，而是“钗子”，李极手中所持的银钗！

银钗在薄薄的晨曦中，闪耀着微弱的光芒。如同一粒火苗漾入干柴之中，瞬间燃起熊熊烈火。李极感觉大脑之中的那一根插了十数年，快要生锈的长钉被猛地拔起，由记忆穿透血层，涌了上来。“阿哥你千万不要薄情把妹负，那时凤钗将变蝮蛇毒……”的歌声从房间四面八方地包围了过来，每一个音符下，均挂着一串长长的头发，黑色的头发，连着头皮。

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，扯破了西央大学7宿所有学生的梦乡，将他们带入新的梦魇之中。



李极抬起了眼。黄思骏如同受到魔咒般地，不由得将目光迎了过去。他在李极放大的瞳孔里，看到自己狼狈的身影，紧接着是一道白光闪过，仿佛门口有人飞快掠过。那速度，根本不是人类所能达到的！

清晨时分，玩了一夜通宵游戏的黄思骏走出网吧，依然沉浸在血腥杀人游戏的情境之中，兴奋不已。就在这时，系主任钟擎的电话一下子把他拉回到了现实的冰冷世界。他头皮发颤，一路快跑地来到宿舍，发现整个宿舍楼出现了这个时间里罕有的热闹。副校长李坤明、系主任钟擎及学校保卫处处长陆华轩等一千领导面色凝重地站在5楼楼道里。

在李副校长为首的“审判团”的“问讯”下，黄思骏很快就从同学们的叙述中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：今天凌晨两点左右，513宿舍的莫荫同学被一阵敲门声惊醒，起身一看，见到李极站在514门口，说514里有人半夜翻箱倒柜的，吵得他睡不着。莫荫扔了一句“514是座空屋”，随即就吓得缩回被窝，瑟瑟发抖。大约过了五分钟，他依稀听到楼道里传来一阵歌声，飘飘忽忽，若有若无。他觉得旋律很熟悉，而后很快就反应过来，那正是路旷临死之前所唱的小调！难道是路旷的鬼魂回来了？他惊得汗湿被衾。无比漫长的一段时间后，歌声忽地停止。他隐约听到有一个淡淡的脚步声从514里传出，渐行渐远而去。终于，一切恢复了宁静，然而他紧绷的神经久久无法得到松弛。莫荫如同一只受到惊吓的小鼠，竖棱着耳朵，谛听着周围细微的动静。见一切安然，他迷迷糊糊地重新归入梦乡。

接下来发生的事，则是5楼的多名同学共同描述：清

晨五点半左右，他们被一声惨叫声惊醒，纷纷走出宿舍。眼前的景象令他们再度重温了半年多前的那场噩梦。只见李极站在楼道里，神色极怖，嘴里喃喃地念着不知什么话。在他的身后，封闭了半年之久的514房门大开，像一口黑漆漆的棺材被打开了棺盖，贪婪地等待着死尸的入殓。在同学们的意识尚未从睡眠及惊骇之间化解开时，李极猛地将头撞向墙壁，一下，两下……汩汩的鲜血将墙壁浸染得如初升的太阳一般红艳，艳得刺眼。而他的手中，赫然握着一把银钗！

同学们很快从惊惧中清醒了过来。有胆大者冲上前，用力地抱住他，阻止他再撞墙。

李极在同学的怀中，如一条被缚网中的鱼儿，死命挣扎。很快，他便挣脱了同学的交缠。诡异的一幕再度发生：只见李极仰着头，鲜血覆面，对着空中念念有词。近旁的同学分辨出他的话语：“你是罪孽，罪孽……”忽然间，他右手中的银钗像一道闪电般地从空中划过一道弧线，扎入左手背中。他下手如此用力，几乎将银钗刺穿手掌。他浑然不觉痛般地拔出银钗。鲜血穿透血管的束缚，沿着银钗来时的轨迹，在清晨中盛开了一朵明亮的花儿。

又是凶狠的一扎。李极边扎边凄厉喊道：“让你捡，让你捡……”

银钗被旁边的同学冒死夺下。有四个同学扑了上来，将李极死死摁倒在地。慌乱之中，有人报警，有人呼叫急救中心，有的则紧急通知了学校领导。

保卫处处长陆华轩率先赶到。他看到眼前鲜血淋漓的一幕，脸色霎时变得灰白，上前紧紧地将514敞开的门关上，仿佛那里面随时都可能再跑出个恶魔似的。紧接着李副校长到了。李副校长遇事不慌，安排随后到达的医护人员将李极送往医院，同时让刚刚赶到的警察封锁现场。紧接着他又拨打了李极所在的经济系系主任钟擎的电话，再谆谆告诫在场的学生以大局为重，切勿将今天发生的事情外泄，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。

黄思骏赶到宿舍时，李副校长刚处理完一切，正准备召集与514新发生的惨剧相关的人员进行询问。于是他得以完整地了解事件经过。

黑雾笼罩在李副校长的脸庞上。他用力地摁了一下额头，站起来说：